

石達開西南萬里行

——談石達開之十二

王成聖

杯酒之間又集殿幃

咸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西曆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翼王石達開在同天京主政半年之後，因為不堪天王洪秀全的疑忌，親貴弄臣的挾制，甚至當時傳說有人要加以暗害，於是被迫出京，揮師西征，另覓出路。他在離開天京（南京）的前夕，曾經寫下一篇悲壯蒼涼，沉鬱憂傷的五言詩，讀之可以想見當時天京的情況，以及石達開孤憤難伸的心境：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憶昔諸豪流，並逐秦鹿馳。三戶必亡秦，秦運朝露危，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天意詎易測，人事真難知。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幃，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城中少人行，鷄犬無安棲，洞洞血中路，官禁失光輝。雲浮黑慘澹，酸風向面吹，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石達開憤而遠引，跟天王洪秀全分道揚鑣，會國藩雖會一再敗在石達開的手裏，然而他素稔石達開係太平天國唯一無二的文武全才，他確會致函翼王，意在趁石達開茫然無所歸之時，勸之降清，假以官爵，而且還安排了時間地點，希望與這平生大敵見一次面。石達開覆書很洒脱的拒絕了，他向會國藩談了一篇「草莽天下士」，也能圖大事的大道理，提議會國藩書於會國藩，記取「春秋」的夷狄之辨。他還跟會國藩幽了一默說

：「……曩者兵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鳥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足下他日辱過敝廬，會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

他又說：「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俚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英雄壯麗，的是不凡，誠所謂引經據典，義正辭嚴，而且嬉笑怒罵，言人所未能言，想人亦不敢想，豪情勝概，躍然紙上。至於他答會國藩的五首七律，自敘身世，略示抱負，連任後的一代大師梁任公（啟超），都為之激賞不已，備予推崇。梁任公說：「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會文正（國藩）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達也，詩云：

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不策天人入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況後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還留一瓣香。

揚鞭慷慨溢中原，不為仇讎不為恩，祇覺蒼

天方憤憤，欲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辮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

大帝助華多美頌，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遷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為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

梁任公評石達開的這五首詩，曾曰：「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己志，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語；獨第三章，則即以詩論，亦不愧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人物也。又聞石（達開）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焉？」

石達開難得梁任公這一段褒獎，榮於華衮，由此可見翼王的文采風流，直在陳琳、駱賓王之上。因此，石達開的文學，為太平天國諸人物之冠，應該是毫無問題的。

李元度坦誠進三策

除了會國藩作書招徠，湘軍主將之一，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大挑出身，歷任黔陽教諭、累擢

浙江鹽運使，貴州布政使的李元度，也曾寫了一封四千餘字，洋洋洒洒大塊文章的長信，懇切勸降，暢論天下大勢，保證石達開歸順以後，即由「同官欽差暨督撫立即奏聞」，「加足下二三品

之官，足下得力將士，亦從升賞，」一倘有假意，雷殛天誅！」
李元度對石達開坦誠相對，明白指出石達開當時處境的危險，他處處為石達開着想，李元度尤且為石達開列舉了上、中、下三策，痛切陳詞，請他「裁奪」。



成豐七年五月，翼王石達開離京出走，遠引西征，是太平天國史中最悲壯沉痛的一幕。在此一幕的四十年後，同盟會創「民報」於日本東京，革命先進蘇曼殊悲翼王之際遇，感石達開之義烈，為製翼王夜嘯圖，由章炳麟（太炎）題跋，即刊載於革命號角——民報，備極珍貴，曾由李靈如先生加以臨摹如右圖，特選刊于此，並附誌李靈如先生之原跋于后：

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

公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同盟會創民報於日本東京 國父曾撰有發刊詞是三民主義見於文字之始一時撰稿者皆革命碩彥有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馬君武宋教仁田桐等曾刊有翼王夜嘯圖係蘇曼殊手筆章炳麟題其意彷彿若此殆開國畫室傳革命之先河歟是為記

乙巳年閏侯李靈如於井樓經院

上策：既以洪秀全為仇，何不共擒洪逆，上報聖朝，下洗夙憤，封侯直指顧問耳。」
中策：將撫建之地，納土投誠，傳知吉安，亦早投降，則保證可獲二三品官職，所部亦有陞賞。

下策：徘徊歧途，眷戀孤城，苟一失勢，即匹夫耳，前有勁敵，後無歸路，唯有束手就縛。

石達開收到李元度的這封長信，考慮再四，遲之又久，方始提筆覆了他一個字：「難。」

於是，從翼王石達開和會國藩、李元度之間的這一段交往，使人聯帶想起一個多時以來

為治太平天國史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一段公案來。這個公案便是——翼王西征究竟是奉了洪秀全的詔令，還是自由行動？此一問題，人言言殊，頗多爭論，不過筆者對此另有一種看法。

羅傳勳先生著：「太平天國戰史」，認為翼王出京是「疏求去」的，事先得過洪秀全的允准，羅先生的證據是翼王最後一通遺書有云：

「恭奉天命，親統雄師，輔佐聖主，恢復大夏。」

既曰恭奉天命，翼王至少得到洪秀全的同意。但是，簡又文先生在他所著的：「太平天國全史」中則指出翼王的大將吉慶元、朱衣貼往後脫離翼王，自桂返旆，他們兩個上洪秀全的奏疏，會謂：

「……始則信翼王親奉密詔，轉回粵西，招納英俊，廣羅賢輔，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繼則觀其行為，多滋物議。……」

言下之意，係指翼王矯詔欺眾，待吉、朱二將發覺其欺騙行為，於是脫離翼王仍歸天朝。簡先生說：

「然翼王既於諄諭明白表出身嫌疑忌，自行出師，未提奉命出征，殊無矯旨欺眾之迹象。吉、朱等奏語，殆為自己叛國行為洗刷而以受愚為口實，強將罪行加諸翼王身上耳。羅傳勳書假託韋昌輝所作，不可靠。至翼王遺書自云奉命，則為官樣文章，所以自證其師出有名而已。以余觀之，翼王於負氣出京之前，或曾陳奏天王，自願提師外出開拓疆土，則事有可能，天王固不能阻止之，但斷無下詔令其遠征之舉也。無論如何，自始至終天王、翼王間之感情與關繫從未破裂，則為昭著之史實焉。」

簡先生所指的「翼王諄諭明白表出身嫌疑忌」，即為翼王出京抵達安徽省境後，到處張貼的那一份五言告示，黃大受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曾指其：「說明全文出走的苦心，那告示確是忠誠感人。」告示全文會刊本誌二卷六

期拙撰「天京王氣黯然收」一文內。

簡又文先生舉出翼王的告示，駁斥羅傳勳先生的「奉詔說」，證據很够了，不過筆者以為，簡、羅兩先生翼王證詔與否之論，骨子裏都牽涉到石達開遠離天朝，是否有叛逆之嫌這個問題，簡先生同情翼王當時的處境，羅先生則以「疏求去」為石達開辯，至於黃大受先生批評石達開的告示「忠誠感人」，如果細玩告示全文的字裏行間，實令人起突兀之感。

叛變？奉詔？百年疑案

「忠臣擇主而事」，大丈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說句負氣的話時便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翼王出京遠走這種事認真分析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何況他還是一實處此，不得已「純粹是「正當的防衛」行動。不過，若以當時的情勢和石達開所採取的步驟而言，事情可不像那麼簡單。石達開在咸豐六年的出走，不論發生在古今中外，任何朝代，都將是一種極嚴重的叛變——叛亂行為，讀者先生若問何以故，試聽筆者分四點道來：

一、太平天國內訌過後，秩序新復，而滿清朝廷正整軍經武，起用曾左李胡，誠所謂強敵環伺，千鈞一髮之際，石達開驟然太平天國軍政大權於一身，他因環境惡劣，飄然遠走，倘使亡不國藩、吉爾杭阿、向榮、張國樞等方經敗亡不久，欲振之力，當時要是清廷有一可用之將，提一師勁旅，乘虛而入，直搗天京，恐怕太平天國之役，在咸豐六年便可以結束了！

二、石達開離開天京時，他帶走的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小朝廷，翼王殿中有六部尚書，有繼封世爵，有新封官號，有全部人馬，他出京之初，公告大眾，當時願意同行的有十餘萬人之多。翼王府的規模體制，跟天王天宮一式一樣。甚至於當年十二月他在江西東鄉擊敗湘軍後，尤曾在撫州開科取士，招考了一批童生，錄為帳下之用。

回師入桂，攻克慶遠府後，石達開尤將慶遠改名「龍興」，設翼王府。

三、石達開離京後的第一站是安徽安慶，他帶走了自己的文臣武將不算，還要勸促友軍官兵，與他同行，而且說明：「誓不再返天京」，至於以往曾經隸屬於他的各部人馬，尤且「傳檄各軍從事遠征」，因此到他領軍出皖，所部已達二十萬人以上，他這一走帶去了太平天國兵馬的大半，已使蘇皖贛三省防務頓感空虛。——從此以後成為太平天國兩根擎天柱的名將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陳玉成，當時方始嶄顯頭角，合力擔承安徽省的防務，石達開亦會苦苦勸說他們同行，陳玉成更是兵馬已發，決計追隨，幸虧李秀成曉以大義，方始悞悟退回，否則的話，天京形勢，簡直不堪設想，咸豐六年以後的太平天國史，必將全部為之改觀。

四、細玩石達開在安徽發表的那一篇告示：「……自謂此愚忠，定蒙聖君明，乃事有不然，詔旨降類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請注意，這是他對天王洪秀全作直接而猛烈的攻擊，內訌他建立大功，肥料天王不聖不明，所以才會「詔旨降類仍，重重生疑忌」的，石達開為表明自己的「出走苦心」，他連「寵幸奸妄、誤信宵小」的字樣都不肯用，他的斥責，直截了當的是對洪秀全而發！

一般人認為石達開被迫出走，發佈告示，「忠誠感人」，可能是因為告示中有：「……用是自奮勵，出師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報主恩仁，精忠若金石，歷久見真誠，惟期妖賊滅盡，予志復歸林……」等語句，他們忘了，太平天國上下一致，他們信的是「上帝教」，石達開所謂的「主」，不是君主之主洪秀全，而是耶穌基督的天父，真正「至於「力酬上帝徒」，也是泛指普天下已經、或者即將信「上帝教」的教徒而言，決非指被他遺棄了的，在天京排擠傾軋，徒使親痛仇快的那一羣。不然的話，他便決不會在告示

末段諄諄什麼？「……通告發軍民，依然守本分，照舊建功名，或隨本主將，亦足標元勳」了。

基於以上四點，筆者可以大膽斷言，石達開當年的離京遠征，純粹是看破了洪秀全懦弱頭顱，六兄弟陣亡的陣亡（馮雲山、蕭朝貴），自相殘殺的自相殘殺（楊秀清、韋昌輝），真正的英雄豪傑，祇剩下他自己一人，他不再願在天京那個險惡腐化的圈子裏鬼混，或竟是人陷害暗算，重陷楊、韋的覆轍，他要「用是自奮、愛、愛的精神」，重新為太平天國的崇高理想而奮鬥，而努力。因此，他是在對天京——洪秀全感到絕望以後，掙脫樊籠，另創天地，他是洪楊革命中的再革命，他是天京的再革命，是光明正大的出走，再革命，是堂而皇之的再革命，他指責天京的弱點，「天王連我都疑忌，何況爾等！」他揭發再革命的目標：「惟期妖惑盡，予志復歸林！」殺盡滿妖，共享太平！同時，他更喊出響亮有力的口號：「精忠真誠之士，都跟我來！」「隨本主將，名標元勳！」他是希望有志者能夠成為他——石達開的元勳！這是大丈夫光明磊落的作為，難怪天京洪秀全以次的那一般人，一概被他如虹的氣勢所震懾！

石達開高揭義旗，再度革命以後，根據簡又文先生的分析：「……乃運而出京，飄然遠引，從事長征，其獨立離心的行動，亦即天朝最先，最大而最慘痛的分化，於以開始矣。考其行動之性質，最初只是消極的——既不倒戈，不投降，復不再與天朝合作，不聽天命，而惟自由活動，自求生路，自闢基地，如斯而已。惟所可異者，其全軍沿用天朝國號，朔戴天朝元首，奉行天朝正朔，恪守天朝禮制，及信奉天朝宗教，一一如故，甚至全役自始至終，翼王本身仍以「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原有爵銜名義主持全軍。不寤唯是，雖曰分化，而翼王始終效忠於太平天國的

革命大元因，惟以自專征伐之權，實為天朝擴充疆域，至兵敗身亡而不稍變。其在天朝方面，亦從不視為叛逆或非法行動。以後數年，凡天王詔旨必兼書「達胞」之名，而置諸最親最貴（等王之列）甚且遙加封號：「太平天國九門御林開朝公忠軍師殿左軍翼王」，所有官書，均仍列其全銜，即滿朝文武，亦皆以率軍「遠征」相視。」因此，簡先生自己提出了令人惶惑，無從解釋的一些疑問，他說：「……則翼王今後之地位與行動，既非叛逆，又非忠順，不君不臣，不分不合，亦可謂奇極怪極，而求之古今中外歷史中，殆無與倫比者矣！」

簡先生所記翼王「分化」後，翼王和天朝間微妙關係，在在都是史實，堆積信筆，至於簡先生所提出的「奇極怪極」，「古今中外歷史中無與倫比」的問題，筆者不揣諳陋，在此願進一解。

雲龍風虎聚會何辰

首先我們要明瞭，太平天國軍興，當年金田結義，定的是怎麼樣的一個章程和規矩？如所週知，洪秀全是個落第的秀才，一連串的應試失敗，給了他很大的刺激，由這種刺激產生了反抗滿清的心理，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洪秀全二十五歲，三度應府考不取，歸途中在船上他會作了一首詩：

「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閑躍在淵；
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

回家後他生了一場大病，常發瘋語，時生幻覺，病愈醒來他便自稱已被上帝敕封為王，自書「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個大字，從此將洪仁坤的族名改為「洪秀全」，同時還做了這麼一首反詩：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倒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

遁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
易象龍龍定在天。」
這是他帝王思想的第一步，他說：「予魂會昇天堂。」實際上他是以「天王昇天，受天命，開天國」為宣傳號召。他以「真命天子自居，政治目標則在於驅逐滿清，建立一個新的太平天國，由他為萬世一系的天王。」

後來他聯絡上馮雲山，這也是一個胸懷大志，不滿現實的謀國人物，不論謀略才幹，道德文章，胸襟才學，甚至於家道、聲望，都遠比洪秀全高明，尤其由馮雲山一手勸立了「拜上帝會」，當太平軍舉事之初，一切規章計劃，全部出於他的手筆，忠王李秀成的供詞中說他：「才幹明白也……六人之中謀國者，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命令皆雲山與馮賢拔所訂。……」因此李秀成推崇他為太平天國第一人物——無雙國士。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正月，馮雲山因為撰了一副反聯，被廣西桂平縣生員檢舉下獄，他這副反聯正可以吐露他的心事，聯曰：
「暫借荆山樓彩鳳，
聊將紫水活蛟龍。」

既以一龍鳳一自況，可見也是一個具有帝王思想的，洪秀全和他同傳道，同策畫大學，當然不會不憤他的心事，為了爭取這個最有力的幹部，他便在機動調整他自己的平生大願。馮雲山下獄時，洪秀全又作了這麼一首古風寄意：
「安得真兒真弟共分佈大道於海濱，
安得同心同德兮時同笑傲乎天真，
安得義膽忠肝兮同安宇宙於太平。
東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
雲龍風虎兮聚會者何辰？
天道不滔兮上帝豈無親？
始終一德兮何日可騰身？」

詩中強調「兄弟」、「同心同德」、「同予

「一、始終一德」，即可見他的願望已改，口腹全非，大有跟馮雲山一字並肩，同享天下，「同笑傲乎天真」的意味了。

及後，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一被洪馮爭取到手，一個比一個強，一個比一個狠，洪秀全為傾心結納，他便無法保有個人的私欲，而將「胸中大志」，不惜一改再改。以使每一個人的野心，都有所滿足。因此，有朝一日，他便說他夜裏做了一夢，夢見紅日落在他的手中，醒後又得詩一首：

「五百年臨萬日出，那般烽火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雲捲，遠照塵寰鬼域藏。」

星北西南軍獻曝，蠻夷戎狄盡傾陽，重輪赫赫遙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

洪秀全要主宰世界

洪秀全在這首詩中自比太陽，而且還要「東北西南軍獻曝，蠻夷戎狄盡傾陽」，口氣之大，為歷來古代帝王所難比擬，而他的用意，正是要做全世界的霸王，整個地球的的天王，他主宰世界，相從的風雨雲雷電霜露諸帥，不也就可以各為一國之主，也成為九五之尊，萬乘之驅了嗎？

這是洪秀全獨製羣雄，共舉大才的一項目標，一種手段。因此，當金田結義，才識能力資財聲望，各有所長於六位太平軍首領的結合，便不能不採取一種特殊的方式，奇異的編制。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六個人結拜弟兄，却是老二到老七的排行。他們六人共尊上帝為天父，耶穌基督是哥哥，天王洪秀全老七，南王七千歲副軍師馮雲山老三，東王九千歲正軍師楊秀清老四，西王八千歲又副軍師蕭朝貴老五，北王六千歲又副軍師韋昌輝老六，石達開那年方祇二十歲，他排行老七，先封翼王五千歲，後封忠軍師聖神電通軍主將七千歲。

雁序排列，固然以年齒為序，但是縶結在於洪秀全並未自居為首，彼此以兄弟相稱，他們指

白水為盟，推赤心相與，立誓有福同享，有貴同擔。乍看起來跟一般的義結金蘭，約為異姓手足彷彿並無二致。然而，根據他們的誓約，此一政治意味濃厚的結義，却有顯著不同的奇特之點，試為列述於下：

第一、他們是在組織一個大家庭，由洪、馮、楊、蕭、韋、石六姓結合，共奉上帝為父，耶穌為長兄，六姓或為一姓，六族合為一族，彼此稱呼，都作「胞兄」、「胞弟」，六姓的宗族，有功的一概封為「國伯」、「國宗」。

第二、太平天國成立，將是他們六人所共有共治共享的王國。

第三、天王由六人之中互相推選，事實上，洪秀全被舉為天王後，他尤曾向五位胞弟，逐一讓讓，等他們全部回辭，方始再封東、南、西、北、翼五王，他是萬歲爺，五王則自五千歲至九千歲等而分之。

第四、天王以外的五王，地位待遇和天王完全相同，譬如五王的姓名既須避諱。五王的王府各設六部尚書，五王得自行開科取士等等。

據洪秀全的用意，無非是六人不分彼此，共定天下，將來事成以後，他世世代代，永為天王，而五王也各有他們的王國，各有他們的江山朝廷社稷，地位與他等盡齊觀，祇是共尊他為天王而已。他這種意願，在他底定天京，即天王位後，從許多學措之中，在在可以明白的看得出來。

例如他硬身為覆照萬方的太陽，他在即位後便改名字叫「洪日」，太平天國的曆法，也由楊秀清編造，廢陰曆而用「太陽曆」，國號除了十句韻文，正中是「天王洪日」四字，由於洪秀全是太陽，他那位賴王后所住所便喚「月宮」，起事諸王，分為風帥、雨帥、雲帥、雷帥、電帥（以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序，所以石達開自始至終都稱電帥），這便是一大

自然的現象況比天朝領袖，而將來太平軍統一個世界，風雨雲雷電帥又何嘗不可擴張為風雨雲雷電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洪秀全自定鼎天京以迄於亡，他從不稱皇、稱帝，始終祇稱「王」，而太平天國的國號，也把那個「國」字改為「天」，以其國中唯王最尊，以示他和五王絕對平等。太平天國的官制，則文官分別稱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武將則為「炎一正副將軍」、「水一正副將軍」、「木一正副將軍」、「金一正副將軍」、「土一正副將軍」等等，文官用天、地、四季、武將用炎（火）、水、木、金、土五行。無一不與「日」、「太陽」有所關連。太陽高高在上，風、雨、雲、雷、電不也一樣的是發自蒼穹，放乎四海五湖的嗎？

明乎此，便可恍然石達開號召人馬，自來自往，從天京「出走」，為什麼既不是逆、也不是叛，又非忠順、不君不臣，不分不合的道理所在了。這是因為當金田起義之初，開國機制早有規定，翼王石達開和天王洪秀全原是一般兒高低，他和天王本無君臣之義，當然就是可分亦可合的，石達開無須向洪秀全效忠，也就談不上什麼「叛逆」，換一句話說，石達開有權另起爐灶，再打天下，建立他自己的王國的。他更離開天京闢一新天地，洪秀全唯有默送如儀。

太平六王分庭抗禮

所以，石達開另樹一幟，萬里遙遙的去奪取四川為根據地，他出的是「依法有據」的堂正之師，數年間，他不但自行委派文武官吏，而且隨時隨地設置新爵號、新官銜，見諸於他的書所載者，他曾由他自己的「翼王喜千歲」中的喜字，化而為新爵某天皇，前北京國書館抄件中即有「狄天喜李福欽上翼王稟」，可為明證。再如他曾授殿下重臣張謀為「元宰」，意思是元帥宰相，如他百官羣僚中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之一員，又如他在「元宰」之下設有天、地、人三臺左右宰輔六人，意即左右輔弼，位同副相，其中較著者

一聲征召招來賢豪

石達開召李、陳二將同行，陳玉成欣然從命已經發兵，他去知會李秀成。李秀成却勸他說：「我們離鄉背井，出生入死，不是為了圖功名而來的嗎？如今中途變心，後世人將會給我們什麼批評？我是決不同翼王去的，你意下如何，由你自己裁決。」

陳玉成說道：

「非君之言，我幾乎誤了大事。」

於是，陳玉成決計不從翼王西行，而翼王早先以為他們二人必定一招即來，一旦事出意外，大感失望，據說，他會有意中止西征計劃，但以勢成騎虎，祇好南下入皖。由此一點，也可證明翼王何等識才，他對李秀成和陳玉成，是多麼的愛重。

李秀成對石達開素來欽仰敬佩，他不願相從，主要是他對洪秀全的一腔忠忱，與一份知遇之感，因為洪秀全聽信奸妄謠言，削弱石達開的力量，他是把政治大權轉移給他的長兄安王洪仁發，和二哥福王洪仁權，軍事方面則重用李秀成等，李秀成在天朝的飛皇騰達，終成天朝第一號人物，在翼王遠征前夜，是為一個相當重大的關鍵。當時，李秀成的爵號是合天侯，陳玉成則為豫天侯，不久，李便晉封忠王，陳也得了英王的封號，他們的兄弟，一概加官晉爵。

翼王在安慶滯留時期，為了吸收友軍，爭取天朝的文臣武將，他曾到過江西彭澤，親自往說夏官副丞相賴漢英，賴漢英是洪秀全的妻弟，身為國舅，當然不肯相從。除李秀成、陳玉成、賴漢英外，婉拒翼王征召的便祇有太平軍勇將，號「黃老虎」的堵王化千歲黃文金，他是洪秀全的表親，而且除他之外，他全家都在洪秀全朝中擔任要職，黃文金是一門四兄弟全封了王的，有一個弟弟名喚黃文勝，尤為洪秀全的女婿，是即「天西尉馬捷王」。還有九江守將貞天侯林

啓榮，他原是東王楊秀清的部將，力守九江多年，洪秀全對他非常的倚重，他又不忍棄天王於不顧。

矢志追隨石達開萬里長征的，多為他自己的文臣武將，此外便是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的一批幹部，天朝內訌後，楊韋兩系人物既被天王洪秀全嚴厲處置，又復雙方相互仇殺，誅戮之慘，幾乎同歸於盡。想當年金田起義時楊秀清率其全族一致加入，韋昌輝族人參加太平軍者亦達一百十人，他們出生入死，一個個熬到高官厚爵，轉眼間便富貴榮華成空，幾無立足容身之地，石達開的一聲號召，對於這般人來說無異一大福音。

當時石達開的麾下可謂謀臣武將，極一時之選，率為太平天國幹部之精英，重要人物如張遂謀、余子安、賴裕新、石鎮吉、陶金湯、童容海、朱衣點、石察親、蕭壽鏞、周竹岐、孔之昭、李鳳谷、陳寶森、彭大順、傅忠信、譚體元、李壽輝、何名權等，不是運籌帷幄的能臣，便是獨當方面的大將，至於隨翼王遠征的二十萬兵馬，更係太平軍中的百戰健師，不但訓練有素，而且作戰經驗豐富。此外尤有三合會的大股在內，太平天國中的三合會徒，可謂悉數追隨翼王石達開。

所以，石達開之脫離天朝，自起爐灶，帶給洪秀全的打擊，誠為太平成軍，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挫折。忠王李秀成往後在他的供詞中提起這一件事，描寫當時的情景，他即會坦白的說：

「那時，營中無將，國內無人，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

「盡行帶去」不確，不過，主力都拉走了，則為不可否認的事實。

國中無人營中無將

翼王遠引給天朝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呢？首先，被石達開一敗再敗，困守南昌有如涸轍之鮒的

湘軍，至此由於太平天國一營中無將，國內無人，使他們有了脫穎而出，重振聲威的機會。當翼王奉詔急援天京，江西方面，他原有週密的部署，貞天侯林啓榮駐九江主持贛局，他所憑恃的武力，即為翼王麾下的大將余子安、賴裕新和傅忠信等，這幾支兵馬一例勇敢善戰，實力強勁。咸豐六年九、十月間天朝內訌，石達開自武漢回師，會國藩便想利用這大好良機反攻雪恥，他會赴攻建昌、撫州，結果是被太平軍殺得大敗虧輸，就將先元度的平江勇全軍覆沒，由此可知翼王的早謀先度，部署得宜，同時也使湘軍凍於石達開部將的厲害。待石達開出天京，到安慶，那時候會國藩的父親死了，他丁憂回籍，江西軍事交給胡林翼，胡林翼則等到賴裕新、余子安、傅忠信等翼王本部人馬盡行撤走，立刻發動全面攻勢，於是南昌八閩、袁州四屬，以及其他被太平軍佔領之各邑相繼克復，不特如此，胡林翼在大舉反攻的時期，猶能派出李孟羣一軍，渡江援皖，李孟羣力阻陳玉成發自桐城的援鄂之師，李續賓則在江西縱橫掃敵，於是，小池口復歸清軍，江西全省，太平軍的勢力被澈底清除。

天京外圍，江南大營被石達開一鼓作氣，加以蹙平，向黎澐潰散，馮國樞銷聲匿跡，綠營清軍幾乎風流雲散，潰不成軍。天朝這個小康的局面維持到石達開一走，局勢迅即改變，和春來接向來的遺職，張國樞升任「總統」充當和春的副帥，這兩個人重振旗鼓，收拾殘餘，乘石達開不在，張國樞又恢復了他生龍活虎般的勇猛，下旬容，復深水，湖江而上，大勝太平軍於瓜州，然後攻破鐵江，迫使太平軍大將「順王」千歲一吳汝孝棄城逃回天京，乃使太平軍天京外圍團圍住，斷糧道，阻出入，為時達三年之久，也正因為和張之師圍住了太平天國，方使會國藩的湘軍縱橫疆場，迭告勝利，終至將太平天國滅亡為止。

湖北方面，受翼王遠引的影響更大，咸豐六

年秋，太平軍武昌守將韋俊、被官文、胡林翼、李續賓、楊載福、李孟羣所率領的水陸兩師，併力攻打，原已精疲力竭，幾難維持，但當石達開援軍一到，一勝於魯家巷，再勝於洪山，清軍迭遭重創，損兵折將，武昌形勢，卒告穩定，可是方慶勝利高望，石達開便奉詔勸王，自此胡林翼、李續賓深溝高壘，企圖困死武昌城中的太平軍。待翼王引軍退出天京，韋俊又因為胞兄韋昌輝被戮，石達開不安於位，深感自身處境艱危，於是無心再戰，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同時放棄武昌、漢陽，官文、李孟羣則急急趕回，沿途斬殺，太平軍丞相、檢點、指揮、將領、軍、總制等等，在這次大撤退中，陣亡者達一百餘人，太平軍損折無算。

從此以後，位居天下之中，總結長江萬里的武昌陽夏，便不復為太平軍所再有，而會國藩、官文、胡林翼等即利用武昌陽夏，作為樓船東下，征伐太平軍的最重要據點，迫使太平軍侷促於長江中下游兩岸，以天京為止，永無突圍，發展之望。

同時，韋俊抽兵急退，清軍脚尾直追，長江兩岸的湖北城池，由於羣龍無首，情勢緊迫，唯有不戰而屈，望風而降。武昌縣城（即今之紙坊）、黃州、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廣濟、黃梅，一一重入清軍之手。官文、胡林翼，統師南下，直薄九江，而將林啟榮再度圍住。一時告捷奏章，如雪片般紛紛飛往北京，滿洲朝廷，自此笑口常開，夜夜安枕，而參與這次戰役的清軍將領，如都興阿、多隆阿的騎兵，李續賓、王國才的陸隊，和楊載福、鮑超的水師，一概拜翼王石達開之所賜，不但迭獲大勝，升官發財，而且沿途收容太平軍的降卒，接收太平水師的戰船，使他們所掌握的實力，奚止倍增？其中王國才部便驟然擴充到一萬二二千家，李續賓的一軍，也只有八千餘人，至於楊載福和鮑超，他們的水師迅速擴大，戰船及其他船隻，一下子增加到四百餘

艘，清廷一文不費，終於有了空前強大的一支海軍。

重圍之中翼王何往

國宗韋俊，迭封「主將」、「定天福」等顯職，又號韋十二，他是北王韋昌輝的胞弟，從龍以來，自金田打到天京，身經百戰，屢建殊勳，在太平諸將中是一員不可多得的名將，「韋國宗三打武昌城」，曾被太平軍引為無上之光榮。他自撤出武昌陽夏，四顧茫茫，部眾星散，他不敢回天京，唯往往依陳玉成，曾在固始、商城之戰中小試身手，立過戰功，當天朝政局稍趨穩定，洪秀全果然便想起他治罪，經過李秀成的力保，幸告無辜。後來他發奮努力，圖贖前愆，洪秀全又派他為「右軍主將」，和李秀成、陳玉成、李世賢一千少年英雄，並駕齊驅。咸豐九年，他駐防池州府，正在應付清軍的攻勢，東王楊秀清的胞兄楊輔清，時已脫離翼王，也在皖南領軍，他百計向韋俊尋仇，使韋俊腹背受敵，應付不暇，於是九月間全軍投降於楊載福，開了太平軍整師投敵的惡例，造成天朝另一重大損失。

咸豐七年秋，陰曆八月，石達開在安慶招收兵馬渡事，小朝廷的體制驟然具備，他親率大隊人馬溯江而上，旌旗西指，他開始向西南進軍，第一站，他從安慶經建德而抵江西省境九江附近的景德鎮，會合各部，分路南下。離開安慶的時候，城防移交給李秀成、陳玉成部，七國不驚，安堵如常。

西征軍的第一仗是攻佔樂平、萬年，十一月過安仁，在東鄉大敗湘軍，又到撫州，舉行了一場童生考試，帶走不少能文之士，派為翼王軍中的各級幹部。

在李元度致翼王書中，確曾直言無隱，將天下大勢，分析得清楚明白，他告訴石達開，廣東兵力方盛，廣西已得湖南之助，平定了柳州、思恩、潯州各府，即在江西省境，則瑞（昌）臨（

江）已復，九江「不啻釜魚奔獸」，撫（州）建（昌）「一非可割讓之區」，「江皖更無立足之地」（那還是天朝的勢力範圍），「一將欲寬回西粵，而贛（州）寧（都）不能飛越，兼以處處圍練，羽黨亦紛紛解體，彼時降下之士，必有獻足下首以取功名者，言念及此，毛骨悚然！」

石達開當然曉得，李元度所說的並非危言聳聽，而係句實情，他當時的處境，正是這麼陷於重圍之中，以撫州、建昌為據點，向北正是他率領大軍的來路，江蘇、安徽半為天朝領域，他避之猶恐不及，決無意與洪秀全那個腐化沒落的朝廷爭鋒，東向浙江毫無前途，而且太平軍正在玉山、江山與清軍激戰，往南入粵，則清軍已在贛州和寧都集結重兵，目的就在阻止他南下，廣東由葉名琛在當總管，他採取嚴厲手段，殘殺三合會徒，又得了英國、法國之助，船堅利，各地紳民遍設團練，和葉名琛沆瀣一氣，專以太平軍和三合會為敵，投石，向臨江、袁州入湘，不失為入川的捷徑，可是湘軍加上團練，必將步步為營，併力截阻，拿一支數十萬人的大兵團，翻山越嶺，遍地是敵，那決非石達開所欲為，因為這在戰略上是絕大的錯誤其結果唯有損兵折將，無法肆應。石達開在撫寧之間如何打開一條出路，確實是令人難以委決的大問題。

石達開全集 王成聖編

定價新臺幣拾貳元美金肆角

本書共收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文與有關之傳說記載等編輯而成，全書搜羅宏博，考證周詳。

△優待中外雜誌讀者，凡剪本廣告購書即定價八折優待，請將書款交存郵撥一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寄書